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八

淺草文庫

宗晉八王司馬亮

瑋

倫附石苞子崇

罔

又

穎 頤 越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孚為安平王叔父亮為扶風王叔為東莞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琇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

沈



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
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
扶風王亮為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
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
事以東莞王佗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顥
為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
泣而去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持節都
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

出健
內兵

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遷為侍中撫軍大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
水等營遷太尉錄尚書事及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
乃以亮為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
鎮許昌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
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
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
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
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或說亮幸所領入廢駿
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以亮為

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六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亮論賞誅賜賜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固是失望
楚王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惟璋甚憾
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
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
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傲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
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
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
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嘆
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

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
日中無敢害者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
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髮耳鼻皆悉毀焉
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末徙封於
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
北軍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
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狼戾
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
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惡其為人慮
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

矯稱瑋命構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
 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
 成都三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
 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
 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合告諸軍曰天柙晉
 室凶亂相仍間者揚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柙亂而
 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
 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
 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
 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
 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
 社稷今免還弟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
 法從事能率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
 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
 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
 殿中將軍王宮齎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
 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
 十四駕牛車將赴奏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管執之
 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

賈后
殺

史記卷之六十八

八

三

表

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時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

中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錡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共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言凶妒無道且其證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惡之廢皆云後知一制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誅之乎委許諸臣於倫倫納焉遂

告通事令史張衡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澤右
衛司馬督路始德為內應事無之而秀知太子聰明
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取重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
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諂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
以公為賈氏之黨心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舍宿
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
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
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遂徒免禍而已
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
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

而超推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狄飛
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
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
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
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
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固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
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
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婕妤及韓壽妻賈午
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
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

倫殺
賈后

等於廢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
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
北向遣尚書和都持節送喪廢人于金墉誅趙粲叔
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
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
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左右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
世子散騎常侍岑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
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詔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
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

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
懾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
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
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
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
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
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
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
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允性沉毅宿衛
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

之倫秀深憚之乃奪允護軍徙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

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鬪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二子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荇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左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

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
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
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
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
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若司徒府轉準逵爲
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有小才貪淫昧利
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兢榮利無深謀遠略苟
涉薄鄙陋馥虔闇狼疆疾詡愚囂輕訕而各乖異互
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
主公主母喪未葬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

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
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
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
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
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
謀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
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
持節尚書令滿奮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
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
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與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

入殿譬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
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暨休等皆天子璽綬
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愿帝乘雲母
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
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
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
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
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
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
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

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
以世子考為太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
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
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
次不可勝紀至於奴率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
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好以苟且之
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
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
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
之事倫敬重焉秀佐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

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文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異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閑置牢室明旦開視尸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

陳福

且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與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率兵七千日延壽關出征虜張泓率九千人自墉坂關出鎮軍司馬雅率八千人自成皋關出召東平王琳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昭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志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壇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曰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

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台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戒保邱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援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穎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在

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秘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穎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輔等皆誅之士卒敗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

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請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時倫所署將軍孟觀屯兵在宛欲挾南就觀或欲乘舡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

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暨休司馬督王潛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荇皆還汝陽里第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荇等付金墉城初秀懼

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琴馥虔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

王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問又伏法

石苞南皮人也爲司馬師中護軍司馬至司馬昭時爲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旣出白昭曰非帝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及昭卒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一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丁崇字季公少敏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

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
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縣侯在鄂郡雖有職
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累遷散騎常
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
楊駿輔政大置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何攀共
立議奏於惠帝書奏弗納山為荊州刺史崇穎悟有
才氣而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為
大司農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鉞監徐州諸軍
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送者傾都帳飲
於此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詵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

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
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
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
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
愷王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
愷作紫絲步鄣四十里崇作錦步鄣五十里以敵之
崇塗屋以栴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
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
愷以示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
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

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悅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泚菹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泚菹是擣韭根糝以麥苗耳牛奔本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大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

子貢夫嚮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正意類此劉琨兄弟少時爲王愷所疾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琨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琨深得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姬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盛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若曰若侯服御益則麗矣然本受命指

索綵珠不識者是宗勃然曰綵珠吾所愛不可得也
使者曰君侯傳言如今察地照通願加三思崇曰不
然使者出而又反崇者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
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九齊
王罔以圖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
等崇正晏於樓上弁士到門崇謂綵珠曰我今爲爾
得罪綵珠泣曰當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
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
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

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蠶時
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永碓三十餘區蒼頭
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詐詔以
卿禮葬之

司馬罔獻王攸之子也封齊王少稱仁惠好振施有
父風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趙王倫密與
加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罔以位不滿意有恨
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
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欲以寵安
之罔因衆心怨望潛與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

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有成謀未發恐
 事泄乃與軍司營襲殺處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
 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起軍遣使告成
 都河間常山新野各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罔
 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鄒隆承檄猶豫未決叅軍王遂
 斬之送首于罔罔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出堽坂
 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
 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
 正罔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
 十萬旌旗器械之感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

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罔於是
 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大築第館北取五穀
 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管制與西宮
 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
 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
 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中領軍封寧校葛旗
 等五人為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御文桓豹奏事不
 先經罔府即考竟之於是勗等側目海內失望矣南
 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是有箴規罔並不
 能用遂毒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天司馬府大呼言有

兵起不出乎子旬即收教之同驕志日甚終無悛志
謂曹據曰或勸三季據遠國何如據曰物禁太盛大
王誠能居高尊而養衰上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
張翰顧榮比之及禰衡匡扶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
鱠歎曰人生當志耳官事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
不省府事且以族以其廢職自罔徙榮為中書侍
郎罔主簿于豹以牋於罔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
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
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與長存
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
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疆盛之年並典戎馬
處害要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
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與此
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
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罔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
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罔優令答之長沙王又
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
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
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
含奔於長安許云密受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

卷之三十一

七

七

後

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
雖唱義有興復王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
都王之勲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
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署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
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
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
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
樹置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酒
酒色不恤羣黎幸臣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
退免張偉恇惘擁停詔旨為煥小豎維持國命操弄

王而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
貨謀斥罪忠良伺窺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罔
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合乘驛密至宣騰
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
擁強兵以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加重責
之誅恐不易服今轍勒精卒千萬與州佐並協忠義
共會洛陽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命
軍法從事成都王頡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
允合衆望宜為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表既至罔大
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主禮稷傾覆莫能

御難孤糾合義眾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
王今日聽信讒言造謗大難官賴忠謀以和不協耳
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周委蔡崇讓問從事中
郎葛旗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
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
日計功行封事殿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
緩責不在府譖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
第漢魏以來寧有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竦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問府問陳
兵宮西又遣人放火烧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問

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
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
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
枕明日問敗又擒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
右促牽出問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徇首六軍諸
黨屬皆夷三族暴問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
問故掾屬荀闔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問之盛也有一
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書與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
去耳識者聞而惡之特又誣曰着布袖腹為齊持服
俄而問誅

又殺

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屬虞幡也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拒守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悅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問傅檄以又為內主問遣將襲又又將左

右百餘人手斫車幘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問相攻起火燒問府連戰三日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問疆異又為問所擒然後以又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舍等襲又又並誅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容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為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諡元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詔讓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前後破

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寇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入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靈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

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入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間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

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區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及齊王罔舉義穎發兵

應罔羽徽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散眾二十餘萬至黃
橋為倫將士擒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眾震駭穎欲
退保朝歌用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眾八萬與王
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合兵距
穎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
及温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
左將軍王與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
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罔攻張泓於陽翟
泓等遂降罔始率眾入洛宮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
穎管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

馬臣罔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
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
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
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
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穎拜受徽號護殊
禮九錫又表稱大司馬在陽翟與驅賊相持既久
百姓創痍饑餓東... 振救乞... 發郡縣車一時
運河北邸閣米... 以... 饑人穎形美而
神昏不知書然... 故得成其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史記

焉及齊王罔驕無禮。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
孫喻穎入輔政。德。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
太傅。穎愛人。孟政。大妃愛戀。鄴都以
此議久不決。留穎。既。成。怨。曠。思。歸。或有輒
去者。乃題鄴城門云。事解。欲遽請且歸。赴時
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
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罔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
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
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穎方恣其欲而
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

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
京師。初大司馬同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
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辦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
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
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
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穎舉兵以機為前鋒。都督督
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
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
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
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把張方於宜

陽方襲敗之帝軍于善山辛亥之憂懼而卒帝遂幸
緄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
緄氏還宮穎遣將軍馬成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
河橋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戰於馬以突威陣成
軍亂執一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
之不流初宦人孟久有寵於穎玨欲用其父為邯鄲
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
父居之邪玨深怨之玨弟超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
機錄其主者超將鉄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
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資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

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玨疑機殺之譖於穎
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玨相與證之穎
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
相見為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
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於是進攻京
城時常山人王輿合眾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
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
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
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
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宮宿衛僭侈日甚

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未與初左衛將軍陳豨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豨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

王浚
穎

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太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顛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扶帝擁穎反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顛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子義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柔等共以迎穎衆情翕然顛復拜穎鎮軍大

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築鄴穎至洛而東
海王越率衆之大雋所在起穎以北方盛疆懼不
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雋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
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收捕穎穎於是棄毋妻
單車與二子渡河赴朝歌救令故將士數百人欲就
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
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典見穎爲鄴都
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
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白
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
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
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
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緘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
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
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仇遂出
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桑敗棄棺於故
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
死後數年關封關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
東海王越遣人殺之

司馬顥懿弟安平祿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也初襲

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
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顓可以爲諸國儀表元
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石
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顓於諸王爲踈特以
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叅軍夏
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
信要顓顓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
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顓執冏使送之於倫倫
徵兵於顓顓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顓聞
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含遣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

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
論功雖怒顓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大尉加
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叅軍皇甫商司馬
趙驥等有憾遂奔顓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顓
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
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
討冏及冏敗顓以含爲河南尹使潛圖害乂商知含
前矯妄及與顓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顓聞含死
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
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

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顯爲大宰大都督雍州牧顯表廢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右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穎顯又遣方率兵二萬救穎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官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顯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顯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顯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期奉迎先遣說顯令送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

等敗顓乃以方信將郅駿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
尋變計更遣一守潼關乃各輔殺方又斬輔顓先
遣將呂超等據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
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破乃默以入關顓懼又遣
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
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大保梁王柳
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
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顓於南山顓初不
肯入府長安令蘇衆勸顓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
舉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

計顓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顓
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
中顓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顓為司徒乃就徵南
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
子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騎馬
都尉楊逸及琅邪王稚子錄俱侍講東宮拜為侍中
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
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

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
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為主塔惠帝免大
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
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
還東海成都王叔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
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顓夾輔朝政
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
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
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
據一方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

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
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
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旭遣督護田徽
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眾潰越進屯陽武山
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
越率諸侯及鮮卑詐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
反洛陽謚越以文德錄尚書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
吏部郎有清河王暉之舅越之姪子也與其妹夫
諸葛玖共說曰王暉之為大害張方意也清河王本
太子為群臣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蓋思伊霍

之舉以寧。一乎之奉。卒越日。此豈宜言邪。遂叱左
右斬之。以。世。帝始親。出鎮許。還于許。乃轉苟。相領交州牧。督。自許。金墉城。五千人入衛。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羸公
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祁濟李惲薄盛
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穀與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
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
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死。故。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
惲薄盛斬田蘭。其衆降。甄奔。上黨。越自榮
陽還洛陽。以。府疑朝臣。貳。乃誣帝舅王延
等爲亂。遣。三千人入宮。廷等付廷尉殺
之。越。徒越。既與苟。怨。又以項興
事多出殿省。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

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
上軍將軍西倫為右衛將軍一景為左衛將軍領國
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
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
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
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
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
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
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蕩昇之宜也若端坐京輦
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

子毗李暉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
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
乃羽檄徵兵四方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越自領
豫州牧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
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
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
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
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將軍錢端出
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
天下報之放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

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
弟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
爲縣王李暉何倫聞越死秘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
出自京邑從者頰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
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暉走廣宗何倫走
下邳裴妃爲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
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
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
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
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

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
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害義莫於此於是下詔不
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元帝鎮建鄴裴妃
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節三子冲奉越後

宋劉義宣

劉義宣高祖子武帝孝建元年為荊州刺史初江州
 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
 潛有異圖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
 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
 愕問故質曰事申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
 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
 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
 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一財富兵疆
 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燕承質台建康之江

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撓威權而質
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圻米
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
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
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擊迹已著
見幾不作將為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
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
下之半公以荊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
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
我之故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

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溢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
埽除於是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參軍蔡超司馬
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
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
復異同遂許之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
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
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
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
壽陽爽方飲醉矢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
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

平元年遣實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
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瑜質即執臺
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
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
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
天子名義宣車騎減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
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
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
諮議參軍劉謩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
使為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抱膺曰吾兄誤

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
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
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以柳元景為撫軍
將軍以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
以討義宣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
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以太子
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
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
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兵萬人襲江
陵戊申義宣帥衆千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悛

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
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已乃
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
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實
之姊也遺實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魯爽
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趣歷陽與
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
質至梁山列陳兩岸與官軍相拒上以將軍薛安都
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戰敗之爽不能進留軍
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

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遣安都帥
騎追之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
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
首爽眾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
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臨頭慶之送爽首
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義宣所統近取帥輕
師指往剪操軍鋒纒及爽授首公情契異當或欲
相見及其可也皆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
萬人敵義宣一層屬其死皆駭懼并元景軍于采石
王玄謨以嶺南衆咸遣使來求益六上使元景進屯

姑孰大傅義恭與宣書曰在梁仲堪復兵靈寶寺
害其族孝伯唯恐之旋遭而賊滅質少無誼行第
所具悉二籍而之疆力而濟其私凶謀果遂恐非
復池中物也善言出此是之也主蘇湖質進計曰
今令萬人取南則梁山絕人綴梁山則玄謨
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譟一趨下頭此為上策也義
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
測不如盡銳攻梁山既克然後驅此萬安之計也
義宣乃止質攻梁山西壘破之又遣數千人趨南浦
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

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
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
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
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
賊軍數倍疆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
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
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
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
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

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謩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謩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謩之首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

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亞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去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撥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于水出其鼻軍主鄭車兒望見射之中心必亂至腸胃紫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飢民露草自斃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之趙民起民負芻儀兵衆

迎之時荆州帶甲者萬餘人左右翟靈實說義宣使
撫慰將佐以藏實還接受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
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祖百戰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
實之言誤云項羽于彭越成說曰魯秀也超民等猶
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憤沮無復神守入內不
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
欲隨秀去乃携子惛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
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
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
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縣旦日超民收送刺客義宣

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
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
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
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
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
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
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
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

巴陵尚書今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
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
浦大容舫於是為優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蕪尚
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疆盛不欲權在臣
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
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
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
民從事中郎蔡超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
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
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自無此意觀過知

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
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乃原之

唐李重福

唐李重福

李重福中宗子高宗時玉唐昌郡長安末乃進王譙
神龍初常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
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
天下十惡者咸有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
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高后
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睿
宗立徙集州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
司馬潛過均州與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
韋氏未發而韋氏貶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

教

重福曰天下地居嫡長當何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
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
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
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
與情結謀聚徒數十人時世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為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
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王太弟情為左丞相知內
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重福與
靈均詐為驛詣東都情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
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長史
崔日知獨帥眾討之留守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
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
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取富貴又告
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取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
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火未
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東逃匿山
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以
功拜東都留守鄭情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
匿車中擒獲被鞠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惜曰吾與此人與事宜其致也與籍皆斬於東都市
初情附來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
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唐李璘

李璘玄宗子少失母肅宗收養自抱眠之長聰敏好
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永王領荊州大都督安祿
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嶺
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以少府監竇昭為副璘至江陵
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在
所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關江
左意以薛鏐李臺卿等為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觀
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傷剛鸞之謀亦樂亂
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

惟明季廣琛高仙奇為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
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
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
何邪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
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拒戰不勝降
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瑤等與成式
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
廷瑤邀銑屯揚子成式又遣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
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傷登睥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
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

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摠江進銑兵長驅雍
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維叛逆如後世何
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廣琛以兵六千
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
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
江北夜然束韋人執二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
之影一皆為二璘軍亦舉火疑之璘疑官軍悉濟攜
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始復入城具舟楫使傷
驅衆趨晉陵謀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
新豐璘從傷仙奇逆擊之銑等勢張左右翼射傷中

有軍遂敗仙奇與薛奔鄱陽司馬明城垣竄怒焚城
明入之敗處六掠餘十將南走嶺外江西採訪使皇
甫旆兵追及之戰大庾嶺中矢被執旆殺之陽爲
亂兵所害仙奇逃去

元海都督娃

赤察傳

元月赤察兒博爾忽之孫年十六召見帝見其容止
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門有子矣卽命領四
怯薛大官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
督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嘗命親王
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
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月赤察兒副晉王以督之是
年海都督娃入寇大軍爲五隊月赤察兒將其一
鋒旣交頗不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
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大敗之海都督娃遁去

月赤察兒亦罷兵歸莫然後管娃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月赤察兒遣使請武宗及諸王將帥曰督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之甚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有已時矣篤娃之妻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使報之許其臣隨衆議皆以爲允既遣始以事聞帝曰月赤察兒深識機宜既而馬兀合刺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里鐵木兒乃降其部入

驚黃月赤察兒遣禿滿將萬人深入其人亦降察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掩取其部人凡兩部十餘萬口至大元年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携貳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欵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一搆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河套

善卿宜移軍河套

八兒秃苦滅畏欲奔款徽不見去留無所遂相率
來降於是北邊始寧帝詔貝赤察兒曰卿之先世佐
我祖宗當為大將攻城戰野功烈甚著朕入繼大統
卿之謀猷若多今正和德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為右
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洪陽王佩黃金印
宗藩將領實瞻卿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
替所服四年月赤察兒入朝
大明殿眷禮優
渥尋卒諡忠武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八





